

世界争议文学

SHI JIE ZHENG YI WEN XUE



危险关系

Wei Xian Guan Xi [下]



肖德罗·德·拉克洛（法）◎著

寇文涛◎译

远方出版社

00148539

世界争议文学

危险关系

下

远方出版社

第八十五封信

德·梅尔提侯爵夫人致德·范耳蒙子爵

您终于可以安心了，尤其是您可以给予我公正的评价了。听着，再也不要把我和其他女人混为一谈。我已经断绝了与普里旺的交往。结束了。您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吗？现在，您可以评判，笑到最后的是谁，是他，还是我？空谈不会有行动那样有趣。您只是就这件事说三道四，而我却为它耗费了时间，付出了心血，因此，您要得到和我一样的乐趣是不公正的。

然而，如果您有什么宏伟的计划，如果您想进行什么行动，但又对这个可怕的情敌有所顾虑，那您就放心吧！他已退出竞争；您没有对手了，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这样。也许从此以后，他将一蹶不振，再也起不来了。

您有我这个朋友真是幸运！我是一个乐于施善的好人。当您因为远离使您如醉如痴的美人而精神萎靡不振时，我说一句话就使您回到了她的身边。您要对一个损害您的女人进行报复，我对你进行了指点，并使她任由您的摆布。最后，为了在情场中摆脱一个可怕的竞争者，您来祈求我，我又满足了您。说真的，您如果不终生感激我，那就是没良心的人了！现在我回过来谈谈我的风流韵事。且从头说起。

那天从歌剧院出来时，我高声跟人约会，和我计划的一样，我的话被普里旺听去了。他如约赶来了。元帅夫人殷勤地向他表示，她为自己能在接待日两次见到他而感到高兴。他声明，他为了参加今晚的聚会，从周二晚上以来，他已推卸了许多事情。“会听话听音的人是美妙！”但是为了弄清楚我到底是不是他殷勤讨好的对象，我便想迫使这个新的求爱者在我和他的爱好之间作出抉择。我表示我不玩牌。果然，他也随即以各种理由不玩牌。我在朗斯克内牌戏上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。

我挑选了××主教作为谈话对象，因为他与当天的主角有联系，而我正想给这位人物创造接近我的条件。同时，有一位可敬的见证人我也很高兴，在需要的时候，他可以为我的言谈举止作证。我自始至终是成功的。

寒暄了一番以后，普里旺很快在谈话中取得了主导地位。他一次又一次变换口气，看哪种口气能讨得我的欢心。我不喜欢听他带有感情色彩的口吻，因为我知道没有任何情感。我又用严肃的神态扼制了他的神采飞扬的姿态，我认为这样开头太轻佻了。于是他用了朋友之间的温和语气。我们就在这样的气氛中，相互展开了进攻。

到了用晚餐的时候，主教不下到餐厅去，普里旺便搂着我的腰。入席时，他很自然地坐在我身边。说实在的，是他十分机智巧妙地引导着我们的悄悄语。表面上，他好像只在意席上的谈话，是谈话的中心人物。用餐后点心的时候，有人说起下周一法兰西剧院将上演一出新剧。我有些抱怨地说我没有包厢。他便要把他的让给我。我习惯地先谢绝了。他便开玩笑地说我没有听懂他的话，他肯定不会为他不喜欢的人牺牲包厢，他让我明白，他的包厢将由元帅夫人来支配。元帅夫人接受了他开的玩笑，于是我也接受了。

回到客厅，您可以想像到，他要求定一个包厢。元帅夫人对他很好，答应了他，条件是他得老老实实。于是他抓住机会，作了一番有暗示的表白。这方面，您已经对我夸耀过他的才能。确实正如您所说的，他像个听话的孩子，跪倒在元帅夫人面前，恳求她给予指点，说了许多恶心的恭维话。而这些话是说给我听。晚餐以后，很多人没有再玩牌，谈话的面更广泛，也就更乏味了。可是我们的眼睛在交流着。我说我们的眼睛，准确地应该说他的眼睛，因为我的眼睛只有一种语言：惊讶。他一定认为，他已在我身上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，我深感惊讶，正在思索。我相信我当时确使他如愿以偿，我自己也十分满意。

星期一，我们约好的，我上法兰西剧院去了。尽管您对文学很精

通，但是关于演出，我一句话也没有说；我可以告诉您的是普里旺是蜜语甜言的行家里手。这出戏是不成功的。这是我的全部印象。夜晚就要过去了，我感到难受。为了延长这个夜晚，我请元帅夫人到家里吃宵夜，捎带也向可爱的奉承能手提出邀请。他请求我给他时间，以便他能到德·B伯爵夫人那看看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我怒不可遏；我看得出来，他要到处夸耀了。我想起您的忠告，可是我决心让这件事继续下去，我有信心纠正他这种守不住秘密的危险品性。

这天晚上，我接待的人不多；因为他刚来，所以得照社交礼节，在去吃宵夜时来拉我的手。我握他的手时，故意让我的手稍微地颤抖了一下；行走的时候，我双目低垂，呼吸急促，现出预感到失败，对征服我的胜利者怀有恐慌的样子。他完全被我欺骗了。他本来只是献献殷勤，现在却变得温柔动人了。谈话内容倒没什么差别，没有什么变化，这是当时的情况所致，但是他的眼光不再那么炯炯有神，而是脉脉含情了；他的声音变得更加轻柔悦耳；他的微笑更加殷勤了。还有，在他的谈吐中，机智的火花逐渐熄灭，智慧让位给了温情。您说，您要处在他的位置，还能比他更好些吗？

至于我，我的神情变得迷离恍惚。甚至周围的人都发觉了，他们提醒我。我则为自己进行了一番糟糕的辩解。我同时向普里旺飞快地膘了一眼，眼光中充满羞怯而不知所措的神情，这足以使他确信，以为我是怕他猜出我心慌意乱的原因。

晚餐后，我利用善良的元帅夫人陈词滥语时，倒在一张土耳其长沙发上，尽情地沉浸于甜蜜的幻想之中。让普里旺看到我这种神态，我并不恼火。他的一切心思都在我身上。您想像得到，我的羞怯的眼光是没有勇气和胜利者的眼光交遇的。我只会偷偷地窥视他一眼。我发现我已经成功了，但还得使他相信，我和他有同感。所以，当元帅夫人告辞时，我用一种软绵绵、满含柔情的声音喊道：“啊！上帝哪！我在这里多幸福啊！”但我还是站了起来。在与她分手之前，我问了她最近的日程安排，以便说出我自己的计划，使普雷旺知道我后天在

家。然后，客人告辞了。

我开始考虑问题。我相信普里旺会利用我刚才给他的约会；并且会来得很早，以赶在别的客人之前，和我独自谈话。我预料他的进攻会是热情奔放的。可是我心里有底，凭我的声誉，他没有勇气对我太轻薄；稍懂一些社交礼节的人都知道，轻薄只适用于荡妇，或者初涉社会的女人。倘若他说出爱情这个词，特别他想从我这里得到爱情的幸福，就有成功的把握。

同你们这些“有规矩人”打交道真太容易了！有时，一个爱情上的糊涂虫的胆小会使您不知所措，或者他的狂热冲动会把您弄得精神错乱。这种强烈的感情，正如热病一样，在症状上有所区别，有打寒战的，也有发高烧的。可你们的行动是有规律的，太容易掌握了。你们的到来，你们的举止、仪表、语气、谈吐，我前一天就心中有数了。所以我不向您报告我们的一切。您很容易就猜出来的。我只想提醒您注意，我佯装自卫，实际上是在竭尽全力诱惑他。我露出窘态，是为了给他时间说话；我提出错误的话题，是为了被他驳倒；我表示畏惧与猜疑，是想引他重新对我的表白。他无休止地重复这句话：“我只求您开恩。”我缄默不语，让他等待，只是想刺激他的情欲。在这整个过程中，我的手被他握了上百次，虽然每一次我都缩了回来，但都不坚决。我们就这样度过了足足一小时。假如没有听见有一辆四轮马车驶进我的院子，我们可能还在这样厮混呢！这煞风景的事来得太巧，不用说，他越来越心急了。我看到我不必担心任何袭击了，便长长地叹了口气，终于说出了那个珍贵的字眼。有人通报客人到了。没多长时间，我的客厅里就几乎坐满了贵宾。

普里旺要求第二天早上来拜访我，我同意了；但是我作了精心的自卫安排。我吩咐侍女在我们会面的时候自始至终在场。我在更衣室里接待他。您知道，从我的房间里，可以把更衣室里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。我们在谈话中无所顾虑。两个人有相同的情欲，所以，我们不久就达成了协议：必须没有碍事的第三者在场。我预计他会提出这一

点的。

于是我颠三倒四地对他描述了我的个人生活，很容易举地获得了他的信仰，我们绝不可能找到片刻自由的时间，昨天的那段经历应该看做奇迹。可是，昨天那样做，我还是冒了很大的危险；因为随时都可能有人闯进客厅来。我还补充说，我的这些生活习惯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我总是闷闷不乐。我还强调，我如果要改变这些习惯，便有可能损害我在家人眼里的形象。他显出痛苦的样子，发脾气，说我缺乏爱情。您可以想象这一切使我多么感动！为了发出决定性的一击，我向眼泪求援。这真是“扎伊勒，您哭了”。他没有奥洛斯玛纳的爱情，他有的只是信心和希望，他确信已控制了我，他希望能轻而易举地使我身败名裂。

这戏剧性的一幕过去以后，我们便着手做准备。白天不行，我们就考虑利用晚上。但是我的固执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。我不允许人家去买通他。他提出走我花园里的小门；但我想到了到这一点，就骗他说那里有一条狗，白天不出声，晚上却是真正的恶魔。我随随便便地谈出这些情况，无疑使他的胆子大了起来；于是他提出一个最荒唐的办法。我接受的就是这个办法。

首先，他的仆人像他本人一样诚实可靠，他这是实话。他们俩简直是一个人。我将在家中举行一次盛大的晚宴，他来出席。他借机溜出去。他的仆人叫来他的车子，打开车门，但他不上车，偷偷地溜走。他的车夫将竟然没有觉察。这样，大家都以为他走了，而其实他还在我家里，问题是他如何进入我的房间。我现在承认，我当时最困难的是找出各种蹩脚的反对的理由，让他来一一驳倒。他举出一些实例来答复。按他的意思，这个方法是最普通不过的了，他时常使用它，因为最为安全。

我被这些不容置疑的例证说服了，便老实承认有一道暗梯几乎可以直通我的小客厅，我可以把钥匙留在那边，以便于他躲在里面等待我的侍女退出去，而不至于有什么大的危险。然后，为了使我的允诺

显得更真实，我忽然又变了脸；等他表示一定百依百顺、温柔行事，我才回心转意！啊，什么样的温柔行事呀！总之，我愿意向他证明我的爱情，但不是满足他的爱情。

我忘了告诉您，出去该走花园的小门。可是要等到天亮。天一亮，凶恶的看门狗就不会再出声了。再说这个时候没人出门，仆人们正在梦乡中呢！您如果对这些错误的推理感到惊异，那是因为您忘却了我们的处境。我们为什么要好好地推理呢？他巴不得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；而我则肯定谁都不会知道。日子就定在后天。

请注意，这件事就这么一切就绪，而谁都还没有在我的客人中间见到过普里旺！我在一个女朋友家里晚餐时碰到他。当晚剧院上演一出新剧，他让她使用他的包厢，我接受了包厢里的一个位子。在观剧的时候，我当着普里旺的面，请这个女友来共进晚餐。我好像碍于面子也提出邀请。他接受了邀请，两天以后，他对我作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。说实在的，第二天早上，他就来看我了。但是现在早晨的访问已不再是引人注意的事了；再说，我要觉得这次拜访有失体统也不是不行。另一方面，我实际上又把他划入了与我关系疏远的一类人之中，我向他发出书面邀请，请他出席一次礼节性的晚餐。我完全可以像阿内特那样说：“请看，全部经过只是如此罢了！”

决定命运的日子来到了。这一天，我会失去贞操和声誉；我对忠实的维克托丽作了指示，您就会看到她是如何执行指示的。

夜幕降临。当仆人通报普里旺来到的时候，家里已有了不少人。我以隆重礼节接待他，这表明我与他的交情颇浅；我让他参加元帅夫人的牌局，因为我是通过她认识他的。晚间，除了这个谨慎行事的情人想法给我递了一张小条子以外，什么事都不曾发生。这张纸条，我像往常一样把它烧了。他在条子上对我说，我可以信任他。围绕这个关键字眼的，是所有多余的字眼，如爱情、幸福等等；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这些字眼总是必不可少的。

到了午夜，原来的牌局结束了，我便提议来一局短短的马塞杜瓦

纳牌戏。我这个提议有双重目的：一是便于普里旺溜掉，其次是为了使大家注意到他已离去。大家一定会注意到他走了，因为他是有名的好赌。同时，我也希望在将来必要的时候，大家都能回想起我当时并不急于把客人打发走。

这场牌局持续之久出乎意料。魔鬼在诱惑我，我失去了理智。我一心想去安慰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的囚徒。我行将自我毁灭。就在此时。我意识到，一旦彻底被他征服，我就再也无法控制他了；我的计划需要他保持稳重，而他也不可能再保持住。我终于抗拒了诱惑。我回到永无休止的牌戏桌上，心中不免有些沮丧。牌局终于结束了，客人都回去了。于是我拉铃叫来侍女，匆匆脱了衣服，又立刻把她们打发走。

您看到吗？子爵，我穿着单薄的衣衫，羞怯地、谨慎地向前移动脚步，用一只微微颤动的手去为我的胜利者开门。他一眼看见了我，比闪电还要迅速。我如何对您说呢？我来不及说句话就被他制服了，完全制服了。接着，他想采取一个更方便、更适合当时情况的姿势。他诅咒他的服饰，说它们使他不能贴近我，他要以相同的衣着与我较量。但是我极度羞怯。我阻止了他的行动，我不断温柔地抚摸他，根本不让他有时间实现自己的企图，他也就放弃了。

他的权利既然被拒绝了，便又提出非分之想。可是我对他说：“听着，到目前为止，您已有相当有趣的故事去说给两位德·B伯爵夫人和千百个女人听了；但是我很想知道，您将怎样叙述这一个风流韵事。”说着，我使出全身力气拉铃。这下子，我占了上风。他还在结结巴巴地想说什么时，我已经听到维克托丽跑来了，一边叫喊着遵照我的吩咐留在她房间里等候的仆人们。这时，我以女王一般威严语气，高声说道：“出去，先生，永远不要再在我的面前出现。”我正说着，仆人们进来了。

可怜的普里旺吓昏了，他以为中了埋伏，实际上只是一场戏弄。他扑向他的佩剑。这下他可遭了殃，因为我的侍者是个勇猛的彪形大

汉，他一把就将他抓住，狠狠掼在地上。我承认，当时我吓得要死。我命令仆人住手，让他走，但是必须看着他离开我家。仆人们照我的话办了，但是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，为有人胆敢凌辱“他们贞洁的主人”而怒气冲天。所有的仆人都加入押送这个不幸骑士的队伍。他们前呼后拥，大声喧闹。这正是我所希望的。只有维克托丽留下来，和我一起整理我的凌乱的床铺。

仆人们回来了，还是议论纷纷，我依旧很激动。我问他们怎么这么巧，都没有睡。维克托丽告诉我，她请两个女友吃晚饭，大家都在她的房间里闲聊。总而言之，这些都是我们事先安排好的。我向大家表示感谢，请他们回去，但吩咐其中一个马上去请我的医生。我觉得我完全有理由担心这场大惊吓会带来不良影响，而这是使这件新闻广为流传、引起轰动的好办法。

医生来了，他确实很同情我，嘱托我好好休息。我又吩咐维克托丽第二天一早就到左邻右舍去串门，大肆宣扬这件事。

一切都成功得很。中午还不到，我刚刚起床，虔诚的女邻居就坐在我床头了。她来打听这次可怕事件的真相和细节，我不得不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和她一起哀叹世风日下，道德沦丧。接下来，我收到了元帅夫人的短函（我把它附上）。最后，五时以前，××先生来了，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他对我说，他是来向我道歉的，他兵团里的一个军官竟会对我冒犯到这种地步。他是在元帅夫人府邸午餐时得到此消息的，他即时传令给普里旺，把他关进监狱。我为普里旺求情，可是他拒绝了我。于是我想到，作为共犯，我这方面也必须有赎罪的行动，至少应该接受严格的禁闭。我就吩咐仆人说我身体不适，闭门谢客。

现在我是一个人，很清闲，所以才能给您写这封长信。我将给德·伏朗基夫人也写一封，她肯定会公开宣读，您便知道这个故事应该如何讲。

我忘了告诉您，贝勒罗什气坏了，一定要与普里旺决斗。可怜的

孩子！恰好我有的是时间，我能使他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。现在，我要让脑子休息休息了。再见，子爵。

一七××年九月二十五日晚七时于巴黎

第八十六封信

德·××元帅夫人致德·梅尔提侯爵夫人

(附在上封信中)

上帝啊，真是令人心惊胆颤，我的亲爱的夫人！这个小普里旺竟干出了这等令人厌恶的事，这是真的吗？并且竟是对您！我们都在冒什么样的风险呀！难道我们在家里也没有安全可以保证吗？确实，这种事倒使人认为年老还是件好事呢！可是我将永远感到深深的不安，因为您在府上接待这样的恶人，部分是因为我的关系。我向您保证，如果我听说的话是的确可信的，他就永远不可能进我的门了。这是一切正派人士应该作出的决定，假如他们正视他们的责任的话。

人家告诉您身体不舒服。我为您的健康担心。您的消息对我十分宝贵，请您告诉我吧！如果您自己不方便的话，请叫一个侍女告诉我。我只希望您给我写一句话，使我能够放心。要不是我的医生不允许我中断沐浴疗法，我今天上午就来探望您了。下午，我得去凡尔赛，还是因为我侄儿的事。

再见了，我亲爱的夫人，请永远相信我对您的真挚的友谊。

一七××年九月二十五日于巴黎

第八十七封信

德·梅尔提侯爵夫人致德·伏朗基夫人

亲爱的好朋友，我是在床上给您写信的。一件最令人难过、也最难以预料的事情使我因惊诧和忧虑而病倒了。这并不是说我自己在这方面一定有过错；但是一个纯朴正直、又具有女性特有的谦虚美德的女人看到自己成了众人瞩目的人物，总是感到十分痛心的，所以，我要是能避免这场不幸的遭遇，什么都肯抛掉。我现在还不确定是否要去乡间居住一段时间，直到这件事被大家忘记为止。事情是这样的：

我在德·××元帅夫人府上碰到一个名叫德·普里旺先生的人。您一定听说过这个人。我并不太知道他。但因为我是在元帅府里碰到他的，因此我认为完全可以相信他是个有修养的人。他相貌堂堂，一副聪明相。那天大家都去玩朗斯克内牌戏。我对牌戏没有兴趣，便同他和××区的主教一块闲谈。我们一直谈到用晚餐的时候。席上，有人谈起一出新戏，他便借机提出，他的包厢可供元帅夫人使用。夫人同意了，并说给我一个位子。于是上星期一，我们去了法兰西剧院。剧终的时候，元帅夫人来舍间吃宵夜，我就请这位先生陪伴她。过了两天，他来拜访了我一次，说了些客气话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又来了，这在我认为有些轻浮。可是我认为与其以冷淡相待，不如以一种礼节的表示，来让他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达到他所想像的那种深度。为了这个目的，我当天向他发出一份正式的请柬，邀请他于前天来参加我的一次晚宴。整个夜晚，我没有跟他说上四句话，而他在牌局结束后就离去了。一直到这时，一点都没有要出事的迹象。这么说您是会同意的。以后，大家又玩了一会马塞杜瓦纳牌戏，一直玩到快到两点钟。后来我就上床睡了。

在侍女们离开半小时以后，我听见我的套房里有动静，我惊慌地

拉开床帏，看见一个男人从通小客厅的门进来。我发出一声尖叫：凭借宵灯的亮度，我认出是德·普里旺先生。他用难以置信的下贱粗俗的口吻对我说，我不必惊慌，他会向我揭开他这次行动的秘密；他请求我不要出声。他这样说着，点亮了一支蜡烛。我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。他轻松自如、若无其事的态度使我惊呆了。他还没有说上两句话，我就明白他所谓的奥秘是什么。我惟一的答复，正如您能想像到的，是拼命地拉我的铃。

真幸运，厨师们还没睡，正在一个侍女的房间里聊天。我的贴身侍女到我房间来的时候，听见我大声喊叫，吓坏了，紧接着把所有的仆人都叫来了。您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喧闹场景，仆人们一个个怨言载道。我看到我的侍仆要去杀死普里旺。我承认，当时，我看到力量倾向于我而心里暗自高兴，不过现在慢慢想起来，我倒希望当时只来侍女一人；她一个人就足以消除我的危险，也可以免掉这场使我尴尬的哄闹。

可实际上是吵闹声把邻居吵醒了，仆人们又到处乱讲；所以从昨天开始，这件事就成传遍了整个巴黎。德·普里旺先生被他那个兵团的司令官下令送进了监狱。那司令官很有礼貌，来舍间向我道了歉。德·普里旺先生入狱会令这件事更为复杂；我竭尽全力，但没能使司令官撤回命令。城里宫廷里的人纷纷赶来，但我谢绝所有客人。我见到的一些人都告诉我，大家都在为我打抱不平，对德·普里旺先生愤恨之至。他确实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但这并不能减少这件事所带来的不快。

而且这个人一定有些朋友，他们一定与他同流合污。谁知道，没人知道他们会搬弄些什么？我的天啊！一个年轻女人是多么不幸啊！要是只是躲避了流言来陷害我，那完全于事无补，她必须使得造谣者感到畏惧才行。

请告诉我，设身处地您会如何做？您会做些什么呢？总之，请告诉我您的一切想法。我自始至终从您那里得到最亲切的慰问和最睿智

的忠告；我也最喜欢从您那里得到这一切。

再见了，我亲爱的好朋友；您了解我对您的从未改变的感情。我亲吻您的可爱的女儿。

一七××年九月二十六日于巴黎

第八十八封信

赛茜尔·伏朗基致德·范耳蒙子爵

先生，尽管我无比兴奋地收到德·唐瑟米骑士的信，虽然我也和他一样十分希望我们能见面，可是我没有勇气按照您建议的去做。首先，这太危险了；您要我拿去假冒的钥匙的确很像原来的那一把，但是总还是有些不同。我母亲消息极为灵敏，什么都能瞒不过的眼睛。其次，虽然我们来这里后从没有用过它，但是万一倒霉被发现了，我将永远完了。再则，我也觉得这很不好，配两把钥匙太过分了。您是好心帮助我，但有人知道了，我会遭人责怪，得负责错误的责任，因为您实在是为了我才这样做的。的确，有两次，我想伸手去拿那把钥匙；要是别的东西，确实再容易也没有了；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手不停地发抖，没有勇气。最终我想我们还是不做的吧。

要是您始终像从前一样，以乐于助人，一定会有法把信交给我的。最近这一次，要不是您一时不凑巧把头突然转过去，那信就很容易地办成了。我知道您不可能像我一样只想着这件事。可我宁愿耐心等待，而不去冒这么大的风险。我敢断定，唐瑟米先生会同意我的看法，因为每次他要求的事情只要让我感到困难，他都不会再坚持。

先生，我在给您这封信的时候，会把您的信，唐瑟米先生的信和您的钥匙都还给您。但对您的善意，我是十分感谢的。我请您和以前一样地对待我。我非常不幸，这是真心的；假如没有您，我还会更加不幸。但是母亲毕竟是母亲，我应该忍耐。只要唐瑟米先生一直爱

我，只要您不抛弃我，很幸福的时候还是可能到来的。

先生，请您接受我衷心诚挚的感激，我是您谦微卑小、百依百顺的女仆。

一七××年九月二十六日

第八十九封信

德·范耳蒙子爵致唐瑟米骑士

我的朋友，您的事情并不像您所盼望的那样迅猛发展，我不该承担全部责任。我在这里有很多困难得克服。德·伏朗基夫人的严格和严厉并不是惟一的问题。您的年轻的女友也给我创造了几个。也许是因为冷漠，也许是由于怯懦，她并不总是按照我的要求去做；但是，我确信我比她更明白该做哪些事。

我曾经想出一个简单易行而稳妥地帮您转信的办法，而且这方法以后还可以为您和她见面提供方便，但是我没能使她下决心使用。我觉得非常痛苦的是，我看不出有其他的方法能让使您靠近她。仅仅就你们一书信而言，我也已经大伤脑筋，惟恐事情被发现，我们三人都遭殃。而您应该知道，我是既不愿意自己担心这个风险，也不愿意让你们中任何一位置于危险的境地的。

您的意中人对我不是十分信任。如果因此阻碍我为您卖力，我会觉得痛心疾首的。您给她写封信或许有些作用。不知您是如何看这件事。决定只能由您来定夺。因为问题不单单是为朋友服务，而且是知道如何服务才让他们满意。这可能是一种测试她对您的感情的方法。因为一个太重个人意志的女人是不会爱得像她口头说的那样深的。

我决不是怀疑您的心上人爱您的专一性，可是她还很不成熟，很怕她的妈妈，而您知道她的妈妈是一心想损害您的利益的。或许让她长时间不关心您是有危险的。但是您也不要对我说的这些话考虑得过

多。其实并不存在什么使我怀疑的原因。我这完全是出于友谊，表示关心而已。

我不再写下去了，因为我也还有些个人的事要解决。我的事情还没有进展到您那种程度。但我的爱情是亘古不变的，这点使我感到快慰。就算我这方面不会取得成功，但能为您出些力，我也会觉得知足了。再见了，我的朋友。

一七××年九月二十六日于××城堡

第九十封信

德·都尔范勒院长夫人致德·范耳蒙子爵

先生，我很真心希望这封信不会带给您任何不快；如果引起了您的不快，我希望至少您的痛苦会因为我给您写信时所感受的痛苦而有所减轻。目前，您对我应该已经相当了解，您应该知道我并不愿折磨您；而您，一定也不想使我陷入永恒的绝望之中。因此我恳求您，请您看在我曾答应您的温柔的友情份上，甚至请您看在您对我所怀有的也许更强烈，但很明显不会更真诚的感情份上，不要与我再见面了。您离开吧。在您离开之前，请尤其避免和我进行单独的、过分危险的谈话。在作那些谈话时，由于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，我从来没能对您表示出想要表示的思想，相反，我只是把时间用来倾听我不该听的话。

昨天也是如此，您来花园里找我时，我没有别的想法，只想同您说说我今天这封信里要表达的意思。但是我做了什么呢？只是关心您的爱情……您的爱情，我是绝不该作出反应的！啊！您发发慈悲，离开我吧！

请放心，分离绝不可能改变我对您的情感。我既已没有希望向这种感情作斗争，当然不可能战胜它呢？您看到了，我全部都告诉您

了；我怕向我的弱点屈服，却害怕承认我自己的缺乏。在感情上，我失去了控制的力量，可是在行动上，我要继续这种能力。是的，我要继续它，我已经下了决心，即使得用生命作为报偿。

前不久，我还一直认为我永远不用作这种斗争了。我洋洋得意，也许是太清高了。上帝已经惩处了，严厉地惩处了我的这种自满。可是即便在打击的时候，它也以善良为本，提醒我小心摔倒。我已经自知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如果还不慎重从事，那就是一错再错。

您已经告诉过我上百次，您不想用我的眼泪换取幸福。啊！不要再说幸福了，还是让我重新获得一些宁静吧！

您如果同意我的要求，那么，在我的心中、您还有什么得不到的权利呢？这些以品行为基础的权利，我没有必要施加禁止。我会由衷地向您表示感谢！我会清楚是您给予我快乐，使我能够问心无愧地领略一种美好的情怀。现在的境况却相反，我的感情、我的思想都让我惊骇，我既不敢想您，也不敢想我自己。甚至您的形像一浮现在我的脑海中，我就心惊。在我无法躲避它的时候，我就同它拼斗；我不能使它远远的，但是我可以暂时赶走它。

中断这种使人不安的、苦恼的境况，对于我们俩不都是很好的吗？您有一颗一直充满怜悯的心灵，即使在走错方向的时候，它也爱好德行。啊，请您想想我的痛苦处境，一定要答应我的请求吧！这样，这种奔腾的内心惶恐将会消失，代替而来的将是一种更为热烈而同样温柔的关切之情。到那时，每时每刻都感受到您的好处，我会更珍惜我的生命，我会兴高采烈地说：“我能品尝这种宁静，全因为我的朋友。”

我希望您作出微小的牺牲，以终止我的痛苦。可我并没有强人所难之意。您会认为这是要您付出昂贵的代价吗！啊，如果我只须忍受不幸，便能使您幸福，那您可以相信，我是不会有丝毫的迟疑的……但要我成为罪过的人……那不可以，我的朋友，不可以；我宁愿死一万次。